

●阡陌流年●

说说理发那点事

□江文林

人的一生,似乎绕不开剪头发这桩“头等大事”。我刚出生,外婆就把我抱到祖父面前说:“瞧瞧你这孙子,一头乌发!长得多好!”我的剃头首秀,是在满月那天。母亲说,当时请的是家住凤凰街的宋师傅。

宋师傅人称宋聋子,一身灰布长衫,走起路来还有点书生气。他打十五岁学徒起,干这一行已有二十余年,耳朵虽有些背,手艺却顶呱呱,尤其擅长给婴儿剃头。长大后才知道宋师傅在凤凰街有间剃头店,一面镜子,一张木椅,一个三角木架上放了只脸盆。最吸引我的是椅子上方的布帘,手拉布帘来回扇动,顾客就享受到清风徐来的凉爽。

剃头那天一早,外婆特意宋师傅打了三个鸡蛋,搅进一团猪油,煮了碗挂面,上面还特意撒了些葱花——这是全椒剃“满月”头的规矩。除此之外,外婆还包了个红包,郑重地送给宋师傅。宋师傅边吃边问,孩子的“胎毛”要不要留下来。母亲正迟疑着,祖父已示意“留下”!

听母亲讲,全椒是鱼米之乡,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街小巷里活跃着不少江苏、浙江来的手艺人。有敲着洋鼓卖雪花膏的扬州人,有用力测试梳子、篦子质量的常州人,有背着行囊推销

并手工制作毛笔的湖州人,甚至还有出卖苦力,给水炉、作坊挑水的苏北人。

祖父特意请了当时走街串户的流动湖州笔商,用我的胎毛现场做了一支小楷毛笔。那时从事律师行当的祖父,就是用这支毛笔,帮一位普通农民打赢了一场乡官多占土地的官司。祖父说,这支笔是“幸运之笔”,要好好收藏。这支笔杆上刻着“初元”二字的湖笔,随着时光流转、祖父离世,早已消失在茫茫岁月里。

读小学后,给我剃头的换成了离我家不远的杨师傅。他大名叫杨有道,腋下总夹着个黑布包。包里除了推剪、毛刷和刮脸刀,还有个圆柱形竹筒,里面装着几样掏耳朵的工具。街坊邻居都喜欢这位有道师傅,每隔半个月,就有人念叨:“有道师傅该来了吧!”尤其是几位上了年纪、整天靠在藤椅上不便动动的爷爷,他们盼着杨师傅来,不只是为了剪去头上的长发,更重要的是街坊邻居还想趁着剃头的工夫,和有道师傅拉拉家常。

别看有道师傅只夹着个黑包走街串巷,他肚子里的趣闻逸事可不少。老爷子和他一一边剃头一边谈心,常常聊到太阳西斜。到了晚饭点,有人留他吃饭,他不挑不拣,也不客套;遇到囊中

羞涩的人家,他会干脆利落地说一句“今天的剃头钱免了!”这样的“慷慨话”,他说过不止一回。

上中学后,学校传达室里来了位理发师傅,三十岁出头,专门为师生服务。他剃头的速度快得惊人,同学们都戏称他“比刨冬瓜还快”。有一回,一位学兄没算好时间,头刚剃到一半,上课铃就响了。一想到下节课是“老虎老师”的地理课,他赶紧起身,像箭一样往教室飞奔。到了教室门口,他一声“报告”,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就连一贯严厉的“老虎老师”,看到他那“阴阳头”,也忍不住咧嘴大笑。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乡下中学工作了十三年。那段时间,常给我们中青年教师剃头的是一位洪师傅。他是城里下放来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最爱讲的就是他在新疆生活的点点滴滴:那里的壮美风光、独特的乡土地民情、库尔班大叔与新疆哈密瓜的故事……每次剃头,他都能带来新话题,很受青年教师们的喜欢。

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城生活后,口头禅“剃头”变成了文绉绉的“理发”。我有机会见识到一间名为“风剪云”的理发厅。推开玻璃大门,就有一杯浓郁的热茶递到手上,暖意瞬间从指

尖传到心里。二十平方米左右的一楼门面里,一字排开四五张升降沙发椅,墙上不规则的几何形状的镜子也透着几分浪漫情调。给我剪头发的,是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他戴着眼镜,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把梳子,一脸书生气。只见他熟练地拿起吹风机,把我的头发吹干后才开始剪。和其他理发店不同,他很少用电推剪,一把不锈钢条剪在他手里灵活自如,随着“嚓嚓嚓”的声响,白围布上很快落满了碎发。

退休后,我家马路对面有大大小小五家理发店,我选了其中一家。理发店的老板三十岁左右,他和妻子小鲁都是手艺过硬的理发师,说他们“过硬”,是因为店里的顾客几乎都是回头客。夫妻俩手艺精湛,待人又真诚谦和。妻子小鲁还借着网络开了抖音号,手机一打开,就能看到她设计的各种漂亮发型,估计每天都在涨粉。

从当年夹着黑布包走街串巷的“游剃”,到如今亮堂整洁的专业理发室;从手动推剪到电动剃刀;从“剃头”“理发”至现在“美发”的变迁过程中,我仿佛听到社会前进的脚步声。这脚步有时太快,快得让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时难以适应,但细细想来,这变化里满是生活的便利与温情。



冬临跃龙湖 王体明/摄

●烟火清欢●

烤红薯的甜香

□郑显发

记忆里,那条放学的路,总是被冬日早早降临的薄暮笼罩着。天色是那种掺了灰的鸭蛋青,风一起,便像小刀子似的,直往人的脖颈里钻。我和同学们缩着脖子,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正走得百无聊赖,一股子焦甜的、暖烘烘的香气,像一条无形而又柔韧的丝线,冷不丁地穿透这满世界的清寒,直直地钩住了我的魂灵。

循着香气紧走几步,拐过街角,那熟悉的铁皮炉子便赫然立在眼前。炉子是粗笨的,像个臃肿的矮胖子,通身被炭火熏得乌一块、白一块,斑斑驳驳,却自有一种朴拙的温暖。炉子底下,小贩用铁钩子熟练地一捅,暗红的炭火便“呼”地一下,好像打了个愉快的哈欠,腾起一阵暖浪。炉膛边上,一圈红薯被烤得滋滋作响,焦黑的皮上裂开了些许小口,像小孩子淘气时咧开的嘴。蜜色的、近乎流淌的薯肉,就在那裂口下隐隐地招摇着,散发出浓烈的甜香。

母亲终究是拗不过我的。她笑着叹口气,从口袋里摸出零钱。小贩是个面色红褐的汉子,他掀开厚重的棉盖布,一股白汽“噗”地散开,香气便愈发地不管不顾了。他替我拣了个大个的,称好正要包起时却又顿了顿,回身从炉边掰下一小块烤得尤其焦脆的,一并塞到我手里,憨厚地一笑:“这块送给小孩吃!”那小块的红薯,边缘

带着一点透明的、琥珀色的糖稀,像一块小小的、甜蜜的琥珀。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份滚烫的“珍宝”,热度从掌心一丝丝地传导过来,好似握住了整个冬天里唯一的太阳。我不敢用力,怕捏坏了它;又不敢放松,怕失掉了这暖意。就这么两手倒换着,一边吹着气,一边跟着母亲往家走。终于耐不住,我轻轻地试探着撕开一角焦糊的皮,那股越加浓郁的混着炭火气息的甜香,便“轰”地一下直冲鼻腔。顾不得烫,我用门牙蹭下一点点软糯的薯肉,那甜,不是糖果那种单薄的、浮在表面的甜,而是厚实的、朴素的,带着土地气息的甘醇,一下子就从舌尖暖到了胃里,继而弥漫到全身。

暮色愈发浓了,路灯“啪”地一声亮起,在清冷的空气里晕开一圈昏黄的光。我捧着我的烤红薯,小口小口地吃着,那甜香便随着我的呼吸,在我面前结成一小团温润的雾。我不再觉得风冷,也不再觉得路长。这满世界的寒,如同都被手中这一块小小的焦黑的食物给镇住了、逼退了。抬头看母亲,她的侧影在暮色里显得分外柔和,我把自己吃得像只花猫,她便笑着用温热的手指替我揩去嘴角的薯泥。那一刻,我什么也不想了,只觉得这漫长的寒冷的回家路,原来是可以的幸福来丈量的。

小雪生暖

□吉庆秋

小雪时节,北风里的清寒,让天地间的喧嚣沉寂了许多,万物都在敛藏中,连日光也变得温吞起来。四季各有所属,春季温暖,夏季热烈,秋季清凉,到了冬季,就是寒冷了。此时,我们不必畏惧严寒,也不必与之对峙,而是要心怀感恩,感激大自然在经历繁忙躁动的季节后,给了这样一个休息的时间。在寒冷中,只要我们心存温暖,就能创造出一份份小暖,过上一段“日有小暖,岁有小安”的日子。

早晨起床后,不要急于忙碌,不妨为自己偷一刻闲暇。将窗推开一道缝隙,让清冽新鲜的空气溜进来,与室内的暖意交织;泡一杯爱喝的茶,看茶叶在沸水间舒展沉浮,双手捧起,暖意便顺着指尖,流淌进心口;取一块酥笏牌,“扑酥”声里,满口生香,芝麻的香与茶香缠绕。这一刻,时光停下脚步,窗外风过枝头,室内心随茶静。

午后的阳光最迷人。将铺盖置于室外的

阳光中晒个透,待到夜晚,裹着吸足阳光气息的被子入眠,梦也格外安稳;搬一张躺椅放在阳台上,铺上软厚的毛毯,便可投身于一片暖融之中,醒来时,翻开那本久久在读的书,书页间夹着那枚初秋珍藏的银杏叶,阳光透过叶脉,在字里行间投下斑驳的影子,连墨香都仿佛被晒暖了。而书上的那段话更让人着迷——九层的高台从一筐土开始,千里的路程从第一步迈开。

傍晚,是一日暖意的高潮。厨房里,砂锅里,羊肉与萝卜正“细语”慢炖,萝卜的清甜化解了羊肉的腥膻,咕嘟嘟的声响里,香气在满屋子飘散;再清炒一盘碧绿的青菜,蒸上软糯的玉米、蜜糖般的红薯,当一家人围坐,碗筷杯盏轻碰,笑语与美味,早已将冬日的寒意驱散得无影无踪。

夜幕降临,或许会有霜雪轻叩窗棂,这正是安享的好时刻。暖暖的灯光下,翻看手机相册,删删减减间,把细碎的日子里那些温暖闪光的瞬间定格成永恒,存进自己独享的记忆里;或与家人闲话,聊聊过往的记忆,说说外面的新闻,讲讲子孙的趣事,柔和的光映着欢笑的脸,暖意从眼底蔓延至心底;若有闲情雅致,亦可静靠窗边,看细碎的落叶在灯光下翩翩起舞,像星星坠落人间。

小雪的暖,从不是声势浩大的,它藏在一杯茶、一缕光、一锅汤、一段家常话里,但它需要我们用心去创造,用心去感知。愿我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小暖,那是漫长而寒冷的冬日里,最容易得到的自在的小安稳。

●诗韵潮声●

远足的念想

(外一首)

□秦 骏

枕木敲着身子
裸露着,扎下的根
向远方延伸

它们的行踪
看一只蚂蚁的眼里
而另一只蚂蚁
也有了远足飞翔的念想
两只蚂蚁既隔空相望
又遥不可及

见惯了蜻蜓、蝴蝶
牛群和马匹如约而至
花径旁的木屋,找寻
曾经共同埋下的种子
不停输送柴火的土灶
不远处的池沼
鸥鹭在霞光里
搬运静谧和安详
从入口望向桥头
背负一粒,不只是起步
风驰电掣般踮起脚尖

终有一天
一只蚂蚁搀扶着另一只蚂蚁
他俩,从来没有如此贴近
不清楚山里面是不是
住着神仙,眼里只有彼此
在袅袅炊烟处
放缓了脚步

湾圩

霜风凄紧,近乎肆意
单薄的叶片,赭红色的羽毛
从一株桦树与另一株桦树
之间,自解束缚
滑向地面

江北小镇,收留一众鸟鸣
欢愉的飞翔,如虹般庇护
两株,两排,懵懂年少
午夜于你,暖阳可追
夜的荒野,两只发光的红马鞍
肩并肩,如近在咫尺的枕木
搁置微凉,双手勾起
鼎沸过境的琴弦

一株身着绿衣裙的桦树
凝眸,满池斑驳的枯荷
寂寥,一丝一丝漏下来
同属于你们
而你并不害怕沉入谷底
闪电般奔赴另一株
木叶尽脱的蹄音
摘一枚芬芳鹅黄
与往昔置换嘹亮或旷远

词两首

□陈国斌

鹧鸪天·又见柿子红

霜后灯笼别样红,垂丹缀玉映秋空。
千枝玛瑙含清露,万颗珊瑚立晚风。

星流转,忆朦胧,去年笑采小篱东。
今宵月下轻碾破,犹带童年蜜意浓。

鹧鸪天·叶落时节

霜落林疏渐失荣,风摇残叶满阶庭。
松留雾色千峰翠,云让寒光万宇明。

披细雨,立寒汀,西风挥笔绘丹青。
忽闻雁字书人过,数点渔舟枕浪听。

